

和平鐘聲

# 和平記往

◆謝娜敏

1958年出生  
1980年年台大心理系畢  
1982年台大心理研究所畢  
1992年美國賓州費城西敏神學院聖經諮詢商  
碩士  
2003年美國百奧拉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  
目前服事工場：中華福音神學院

我是在念台大心理博士班時到了和平社青，1989年考過學科考，最後一年做論文時，決定放棄博士學位，那是一個不容易下的決定。到底要做一個沒有穿衣服，卻自以為穿了美服的國王呢？或是要做一個可以口出真言的小孩呢？掙扎了好幾年，終於決定保有真實比較重要。承認無能的真實，總比偽裝有能力強。從此，我的心靈得了自由，也多了一分自信與勇氣。簡單的說，我覺得比較像上帝造我的樣子。

記得那時，還是茂堂兄開著路加傳道會的車，在一個星期日下午到心理

系舊館，幫我把研究室整櫃的書搬回家的。不管在國內或國外，茂堂兄，信貞姐在我需要時總是拔刀相助，這些年一直感念在心，在此致謝。我也很感謝那時社青的弟兄姐妹們，以及姐妹之家的姐妹們，給我很大的支持。如果一個人生活，只有學術研究，而沒有其他，生命常會因缺乏實質，缺乏真實的人生意義，而過於單薄無法抵抗潮流與壓力，做正確的事。是社青的弟兄姐妹，豐富了我的生活與視野。直到如今，我們還可以因著分享不同的專業與生活經驗，而彼此獲益。這也是我不太贊成研究生脫離社青而單獨成立小組的原因之一。

在社青的服事，印象最深的是憲正當會長的那一年，我們同工。我是很不喜歡打電話的，憲正卻是非常會打電話緊迫盯人的人。他把台塑的一些



管理作法也用到團契，像是火車頭那樣拖著大家走。偶而也會有人抱怨不習慣，但是無可否認，如此凝聚了相當的向心力。那年社青自己辦的佈道會，若我記得沒錯，共來了兩百多人。那幾年打拼過的同工，後來雖然各奔東西，但見面時仍有一番親密感。2006年我安息年，到紐約中央公園時，巧遇蘇逸英，她的牙醫診所正對中央公園。中午她願意請我吃飯，十多年沒見，我們生命中都有許多的轉折，但感謝的是，在恩典中，都蒙神保守。

離開心理系隔年，1990年，神奇妙的帶領，我就到了費城西敏神學院念聖經輔導碩士。選這個學校，是為了念神學。因為她的輔導並不強，但聖經基礎訓練很強。那時，我們要修希臘文10個學分，希伯來文9個學分。還記得第一年寒假到田納西州去看我

姊姊時，他們去的美國人教會，有個年長的長老是西敏神學院畢業的，知道我在念西敏神學院，馬上拿起希臘文聖經要考我字詞的解析，我嚇得趕快跟他說，我只剛到一個學期。用英文念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對我是有點難，特別是我記憶力不是很好。念神學院的兩年，第一次覺得自己腦袋從來沒有過的笨，成績都是低空飛過，但卻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快樂學習。我住學校宿舍，一進學校就像回到家的感覺，很多人問我想不想家，我都不好意思說不想，只來兩年就回台灣了，有什麼好想的。在宿舍裡，第一個月就認識了從25個國家來的同學。第一次崇拜，在學校禮堂中，看到來自各個國家學生的國旗，台灣的青天白日與中共的五星旗同處一室，在剛解嚴後，這是很震撼的經驗。

記得那年美國神學協會對西敏神學院評鑑之後，有個評語是，用這麼有限的經費，能辦出素質這麼高的神學院，不可思議。當時，我們神學院沒有宗派支持，又為了信仰立場不要被捐款人左右，所以並不隨便接受奉獻，是個很窮的學校，所以沒什麼獎學金，華人很少。美國同學，常是靠自己打兩份工，來念神學的。這和我們華人的態度，若上帝在經濟上沒有



謝娜敏（中）出國讀神學院前在機場留影



青契送舊

「供應」，就覺得讀神學不是上帝的旨意很不一樣。

沒有錢，禱告，神若允許，也可以做很多事。剛到西敏時沒錢買電腦，跟上帝說。有個在費城

經營電腦店的牧師，發現我從南投來，因他在我剛出生時曾在南投教會實習，就自動說要借一台電腦給我用。那時幾乎缺什麼，就

有什麼。我有個牙買加的好同學，開玩笑說，娜敏，接下來你應該跟上帝要一部車。結果，姊姊，姊夫要回台灣時，說要把車留給我。但我不會開車，結果他們的朋友把車賣了，把錢寄給我，正好我拿了那筆錢參加了學校三個星期的以色列舊約之旅。畢業考時牙痛得厲害，又沒錢看醫生，熬了幾天實在不行，最後是一個韓國同學幫禱告好的。畢業前，沒

錢去加拿大多倫多看我四舅，有位住加拿大的同學願意回家時讓我搭便車，四舅聽說我要去，就說要買灰狗巴士的票給我坐回費城。雖然經濟拮据，卻從未缺衣少食。連最後借了一些錢，畢業後回到台灣工作，即靠神特別恩典，有筆幾十年前的遺產意外飛來，借的錢很快就還清。我覺得在西敏神學院的兩年，是我這輩子最有價值的投資。遇見了神，也交了許多終身的好友，現在想到他們都還會笑。

西敏神學院畢業，搭飛機從費城經洛杉磯回台，記得那天氣特別晴朗，我們的機長在經過大峽谷時，一時遊興大發，竟把飛機繞回，低飛了一圈，讓乘客欣賞壯麗的峽谷，我是看得很開心，覺得這是上帝給我特別的臨別禮物，不過卻害得好幾位要在洛杉磯趕時間轉機的乘客，坐立難安。那天晚上到了中正機場，除了姐妹之家的好姐妹之外，信裕兄竟然也來接機。

我應該有點警覺，有長執來接機不會是好事，但那時候少不更事，不懂人情世故。下了機，上了車，信裕兄就開始分享和平的需要，因為當時活



泉青契出了點狀況，希望我能到青契當輔導。我本來是計劃回社青的，而且我從沒參加過和平的青契，完全陌生，實在沒什麼概念。但總不能在高速公路上下車走人吧，而且信裕兄一直都像大哥哥一樣，非常關照我們姐妹之家的需要，加上或許剛離開神學院，心中尚尊主為大，既然這是教會真實的需要，就接受吧。

因此從1992年到1997年第二次出國前，在和平主要服事對象是活泉青契的弟兄姐妹。這段時間，我學習的是要放下自己的意氣之爭。當時活泉青契的困擾是有位熱心的男輔導，對學青過度掌控，常會把同工找去訓話到清晨一兩點，到同工乖乖就範才停止。若學青有人無法或不願配合時，會放出威脅恐嚇的言語，特別是在大考的關鍵時刻，常讓學青驚慌失措。我回國前，有一批學青因與這位輔導的衝突而離開和平。許多社青弟兄姐妹雖氣憤難平，卻都說只要這位輔導在的一天，他們就不願到活泉當輔導。我想，我的任務就是要平衡這位輔導對學青的影響。

雖然我並不贊同這位輔導的權謀手段，但是無可否認，當一個人將相當的時間心力(生命)投入在一個地方，除非你付出比他更大的心力，否則很

難抗衡。和平對我並不陌生，即使如此，在活泉，也是到了三年過後，我才覺得比較能著力。學習如何不做白熱化的意氣之爭，卻要冷靜分辨，禱告神給我智慧，在關鍵時刻知道如何化解不當的運作及影響，讓活泉青契能在比較平穩安全的氣氛下成長。

那段日子的服事，也有許多美麗的回憶。我第一次暑期和活泉青契的福音隊去宜蘭的鄉村，本是誠惶誠恐，因我從來沒參加過和平的福音隊，更不知道輔導到底要幹什麼。結果，到了才知道，原先要為福音隊做飯的女長老，臨時家中有事，不能來幫忙。蜀中無大將，廖化作先鋒。我只好管理飯食囉。每天和當地牧師去買菜，煮二十多人的三餐，和營會下午的點心，加上每天好幾大鍋，要先煮好放涼的開水。因為這樣，從早忙到晚，就發掘出我煮飯的恩賜啦。唯一的凸槌，就是把粗鹽當冰糖加到杏仁鳳梨冰裡。雖然用開水洗過好幾次，仍有鹹味，最後那鍋杏仁冰的下場如何，我已經不記得了，我記得只有麗安姐面不改色地說好吃，她真是個忠心支持姐妹的好同工。

而青契的弟兄姐妹們也從宣傳、招生、教案安排，一一自己完成。國欽他們還跟村長借了宣傳車在街頭巷



尾，廣為宣傳。開始的第一天還遇到颱風，我們還練習如何一分頭打電話到學生家，通知延期。我真的很驚訝，一切事就如此漸上軌道地進行，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，在牽引著這些孩子，去完成這樣的服事。南下的音樂見證會，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回憶。本來我是不贊成活泉在暑期福音隊的重頭服事之下，又來一個南下音樂見證會。但輔導只有發言權，沒有決定權，最後活泉還是決定南下。後來知道除了麗安姐之外，教會沒有一個大人要與他們南下，包括原先支持南下辦巡迴音樂見證會的人。而我本來就是反對南下的，我這個輔導要跟著去收拾善後嗎？還是洗手閉眼讓他們去得個教訓？最後，還是決定學習不要按我的意思，乃是按上帝的意思。那時，出發之前還特別請玉燕姐和素心為我禱告，免得我不情不願。

南下當天一上遊覽車，才知道情況不妙，當天晚上在草屯長老教會的音樂佈道會，有些服事還擺不平，幸好有三個多鐘頭的車程，還可以協調安排。而到嘉義北榮教會、高雄德生長

老教會，和岡山長老教會的生活及服事中，我也看到這樣的服事的價值、弟兄姐妹的成長，也更個別地認識他們。這次我和麗安姐，除了禱告及陪伴，看頭看尾之外，最主要是洗衣服。每天想辦法把三十多個人的衣服洗淨烘乾，好讓大家隔天有乾淨的衣服穿，這實在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。事隔多年，想到當時，怡真，家緯，小柚，哲誠，信惠，香伶，重生，敏雪，德生，大小心怡，瑞恬，瑞敏，還有許多散佈在全省各地和平的孩子，今天長大的樣子，就覺得能陪伴他們成長，真是上帝給我一個很大的榮幸。

1997年之後，我出國去完成臨床心理學的博士訓練。雖然很捨不得在洛杉磯最後兩年所服事的犯罪青少年精神病患，還是回到台灣，在華神用我的專業服事神學生、傳道人，與宣教士。除了教書之外，目前每週六也到嘉義基督教醫院的好消息協談中心接案。神學生、傳道人，與宣教士的服事是我的優先。偶而，也幫忙宣教機構做宣教士候選人的心理衡鑑。最大的期望是能帶出熟悉聖經，且能應用到生活的下一代傳道人。如此我們才不致像無頭蒼蠅，在世俗的洪流之下，六神無主，迷失方向。而能定根在神的話語中，得到安息。⊕

